

書

書

介甫平生歷僻自行之
學術也他日執政得君
之秘皆見於此蓋此書
洋洋萬仞言甚及處
辨論大抵在變法植
堂要君固寵擅權
復陳立威劫眾而已
然聽其言固為事甲
傳而不過而就文章
而觀亦未始非一代奇
才也顧其說不行於仁
宗之朝而行於神宗之
世豈非矯飾既久而
舉朝皆為所惑哉

奏議類上編十

王介甫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古文辭類纂卷二十一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召還闕廷有所任屬
而當以使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無以稱職而敢緣使事
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處其中幸甚
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夙興夜寐無一
日之暇聲色狗馬觀游玩好之事無纖介之蔽而仁民愛
物之意孚於天下而又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為輔相者屬
之以事而不貳於讒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
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於此
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
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認認
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

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爲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於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一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爲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聳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世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陛下有恭儉

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爲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顧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亦不足故也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于此時者也夫人才乏于上則有沈廢伏匿在下而不爲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闔郡之間往往而絕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吏輒緣之爲姦以擾百姓臣故曰在

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指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之才衆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衆矣何至于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

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賤兔置之人猶莫不好德兔置之詩是也。又況于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璋峩峩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材而無廢事也。及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矣。至宣王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嘆之曰德輶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蓋閔人士之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衆於是內修政事外討不庭而復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觀之人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謂人主陶冶而

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存其道而已。所謂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於鄉黨皆有學。博置教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政刑之事皆在於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之道也。所謂養之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恥而離于貪鄙之行。猶以爲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其生也。既于父母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于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

禮。人情足于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爲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爲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爲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爲之者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則待之以屏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夫羣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爲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誠懇惻之心力行而爲之倡。凡在左右通

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衆矣故曰此養之之道也所謂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于鄉黨必於庠序使衆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於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聽私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不過如此而已又況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官億醜之賤所須士夫之才則衆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一自察之也又不可偏屬於一人而使之於一日二日之間試其能行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為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

司馬溫公亦云自古得賢之盛莫如唐虞之際然稷降播種益主山林垂為共工龍作納言契敷五教皋陶明刑伯夷主禮后夔典樂世守一官終身不易苟使之更迭迭其地而守未必能盡善也

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於上而後以爵命祿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所謂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尚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為后稷知工者以為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為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為之佐屬又以久於其職則上狃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于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於一時而顧僂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尚何有比周讒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

焉而不一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
 理百官而熙眾王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
 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四凶
 是也其所陟者則皋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
 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夫教之
 養之取之任之逆如此而當時人主又能與其大臣悉
 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
 疑而於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為而不得也方今州縣雖
 有學取墻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唯
 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
 未嘗在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為有司之事而
 非己所當知也學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
 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

試之文章非博誦強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
 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為天下國家之用故
 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乃使之從政則茫
 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
 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材者何也夫人之才
 成于專而毀于雜故先王之處民才處工於官府處農于
 畝畝處商賈於肆而處士於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
 物懼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
 見異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
 屏之而莫敢習者焉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
 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
 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之
 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於天

下國家之事而猶有能存不能存乃移其精神奪其日
加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事然後卒然責
之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宜其相之足以存爲者少矣臣故
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材
也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
才有可以爲公卿大夫有可以爲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
則有矣至于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也故其
大者居則爲六官之卿出則爲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
族黨之師亦皆卒伍師旅之帥也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
夫爲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學者以爲文武異事吾
知治文事而已至于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於卒伍
往往天下姦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以自託于鄉里者
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也邊疆宿衛此乃天下之重

任而人主之所當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爲急其
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
不强也至於射則爲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
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當從事于射也有
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
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
禮樂祭祀之間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
爲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爲射者武事之尤大而
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
伐士旣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衆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
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於鄉黨
矣然後因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衛之事此古之人君所
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夫天下之

重任人主所當至慎之選推而屬之姦悍無賴才行不足自托于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認認然常抱邊疆之憂而虞宿衛之不足恃以爲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衛之士不足恃以爲安哉顧以爲天下學士以執兵爲恥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陳之事者則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爲恥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陳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衆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廩養之給亦窘于此矣而甘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皆當於此夫出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爲君子出中人

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爲小人唯中人不然窮則爲小人泰則爲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十一窮而爲小人泰而爲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爲衆不可以力勝也故制行不以己而以中人爲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爲中人之所能守則其志可以行于天下而推之後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恥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貨產以負貪污之毀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爲夫士已嘗毀廉恥以負累于世矣則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強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又況委法受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也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以爲之節而天下以奢爲榮以儉爲恥苟其財之可以具則無所爲而不得存司旣不禁而

貪廉者法亂之本奢
儉者貪廉之本此
不易之理

人又以此為榮苟其財不足而不能自稱乎流俗則其婚
喪之際往往得罪於族人親姻而人以為恥矣故富者貧
而不知止貧者財強勉其不足以進之此士之所以重困
而廉恥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方今陛下
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貴之臣所親見然而其閭
門之內奢靡無節犯上之所惡以傷天下之教者有已甚
者矣未聞朝廷有所放絀以示天下昔周之人梅羣飲而
被之以殺刑者以為酒之末流生害有至於死者眾矣故
重禁其禍之所自生重禁禍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省而
人之抵於禍敗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
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也
行至弛其本與後段法嚴令具至不能裁之以刑也兩段
當前後互易荆公集見一段南宋離本極多舛錯世亦無佳
本正之蓋世之識者一段補饒財之餘意陛下躬行一段
補約以禮裁以刑之餘意均當在不能裁之以刑也結句

隱然以理財自負銳
欲以此自任

之後而為刑本舛誤遂無覺其文勢之然而世之識者
不順者至然而世之識者上仍有脫字
疑議以為方今官冗而縣官財用已不足以供之
亦蔽於理矣今之人官誠冗矣然而前世置員蓋甚少而
賦祿又如此之薄則財用之所不足蓋亦有說矣吏祿豈
足計哉臣於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治財之大略矣
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
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
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樂業人致已
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常以困窮為患者殆以理財
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
以其道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
方今法嚴令具所以羅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亦嘗教
之以道藝而有不帥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約之以制度

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嘗任之以職事而有不任
 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藝誠不可以誅其不
 帥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誅其不循理不先任之
 以職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
 也今皆不可得誅而薄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為之法禁
 月異而歲不同為吏者至於不可勝記又況能一一避之
 而無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
 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
 之非其道也肅按治當作養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略通於文辭
 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
 選也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略適于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
 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得之
 技能不足以為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

子瞻子由兄弟何嘗不云
 宜取才行宜舉孝廉而
 以當日科舉之法為未
 盡然與宋甫異趣者二
 蘇志在文行並收介甫
 則惟欲廢詩賦而取經
 義耳子瞻云自文章言
 之則策法為有用詩賦為
 無用自政事言之則詩賦
 策法均為無用矣雖知
 其非用然自祖宗以來莫
 之廢者以君設法取士不
 過如此也真通人之福
 福科舉之弊者人人
 腹中有此議論然非
 荆公之筆不足以達
 之凡福事透快皆宜
 以此

又因科舉之失而窮
 互相薦引之弊

必欲革科舉之弊非此原
 實之由事考言成周之鄉
 舉里選不可不悉今日行
 之又有變若徒易之以任
 策問既與規拜拜繩又與
 病對偶忙時劉魏變其甚

為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為公卿者常出於
 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後得士也其亦蔽於理矣先王之
 時盡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肖者之雜於
 其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取天下之才士悉
 使為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以為公卿者固宜為賢良進
 士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為公卿者也
 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
 可以為公卿者困於無補之學而以此繼死于高野蓋十
 八九矣夫古之人存天下者其所以慎擇者公卿而已公
 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于朝廷則百司庶物無不
 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類聚
 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有賢智往往困於
 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類以聚於朝

延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
者。必各推其不肖。以布于州郡。則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
足恃哉。適足以爲不肖者之資而已。其次九經五經學究
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嘗患其無用於世。而稍責之以大義
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於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之
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記誦而略通於文辭
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于天下國家之用
者。顧未必得與于此選也。其次則恩澤子弟。庠序不教之
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
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
夫官人以世。而不計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
治世之所無也。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
外。而限其進取之路。顧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

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
千里之間。州縣之吏。出于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屬任以事
者。殆無二三。而當防閑其姦者。皆是也。蓋古者有賢不肖
之分。而無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聖。而嘗爲季氏吏。蓋雖爲
吏。而亦不害其爲公卿。及後世有流品之別。則凡在流外
者。其所成立。固嘗自置于廉恥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矣。夫
以近世風俗之流靡。自雖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
廷嘗獎之以禮義者。晚節末路。往往怵而爲姦。況又其素
所成立。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限其
進取者乎。其臨人親職。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於邊疆宿
衛之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方今
取之。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之。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
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

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已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
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
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之難爲也夫責人以其所難爲
則人之能爲者少矣人之能爲者少則相率而不爲故使
之典禮未嘗以不知禮爲憂以今之典禮者未嘗學禮故
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獄爲恥以今之典獄者未嘗學
獄故也天下之人亦以漸漬于失教被服於成俗見朝廷
有所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訕之至于任使之不當其
才未嘗存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於其官故
上不能狃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
功不可以及於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
新將故之勞緣絕簿書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
設官大抵皆當久於其任而至于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

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爲而方今尤不得久於
其官往往數日輒遷之矣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
處之既已不久至于任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一以法束縛
之不得行其意臣故知當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權
而不一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爲雖然在位非其
人而恃法以爲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卽使在位皆
得其人矣而一一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
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
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得專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故雖賢
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故
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
輒進之雖進之士猶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苟非有
罪爲在事者所劾不敢以其不勝任而輒退之雖退之士

猶不服也。彼誠不肖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以異。故也。臣前以謂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蓋謂此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存一非其道，則足以敗天下之人。本必況兼此四者而存之，則在位不本苟簡貪鄙之人，至於不可勝數，而草野間巷之間，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流泉，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則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為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蓋漢之張角三十六萬同日而起，所在郡國莫能發其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者。漢唐之所以亡，禍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

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匿消沮而不見在位，無復有知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當是之時，變置社稷，蓋甚于奕碁之易，而元元肝腦塗地，幸而不轉死於溝壑者，無幾耳。夫人才不足，其患蓋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為陛下長慮後顧，為宗廟萬世計。臣竊惑之。昔晉武帝趣過目前，而不為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禮義，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為非。有識固知其將必亂矣，而其後果海內大擾，中國列于夷狄者二百餘年。伏惟三廟祖宗神靈，所以付屬陛下，固將為萬世血食，而大庇元元於無窮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期為合于當世之變，而無負于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人才不勝用，則陛

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爲誠然及見與慎子論齊魯之地以爲先王之制國大抵不過百里者以爲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至于數十百里而後止於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而使數百千里之強國一旦肯損其地之十八九比于先王之諸侯至其後觀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封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號名輒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強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强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傾駭變亂敗傷之釁孟子之言不爲過又況今欲改易更革其勢非若孟子所爲

之難也臣故曰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其爲甚易也然先王之爲天下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何謂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願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臨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則悉以其所願得者以與之士不能則已矣苟能則孰肯舍其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爲才故曰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何謂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美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也然而不謀之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應之者也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願陛下勉之而已臣又觀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爲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熟

有此一段議論在其
身中一則得志而志
并逐天下之異己者
不止

行法度非朝廷所
說出誅此商鞅韓
非所不忍言者雖曰
借以立論然其刻
之意已流竄于不自
知

也脫不字顧有一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云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其承弊壞之後僥倖之時其辦法立制未嘗不艱難也使其辦法立制而天下僥倖之人亦順悅以趨之無有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廢矣惟其辦法立制之艱難而僥倖之人不肯順悅而趨之故古之人欲有所為未嘗不先之以征誅而後得其意詩曰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此言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于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變衰壞之俗而成人之才雖有征誅之難猶忍而為之以為不若是不可以有為也及至孔子以匹夫游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捐所習逆所順強所劣憧憧如也卒困于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為之變以為不如此是不可以有為此其所守蓋與文王同意夫在上之聖

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為變革則其事蓋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勢居先王之位辦法立法制非有征誅之難也雖有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固不勝天下順悅之人眾也然而一有流俗僥倖不悅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為者惑也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又願斷之而已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而又勉之以成斷之以果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則以臣所聞蓋未有也然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竊觀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補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為當世所能行者士大夫既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於天下之士亦不過如此至于大倫大法禮義之際先王之所力學而守者蓋不及也一有及此則羣聚而笑之以為迂闊今朝廷悉心于

系甫定日之所設施分
明托官禮之精而難
用秦漢之政以至於
禍天下而後又知深
責封德彝之徒以
自比於魏文貞此未
甫之所以為姦

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脫於刀筆之間非一日也然其效
可觀矣則夫所謂迂闊而熟爛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畱神
而察之矣昔唐太宗正觀之初人人異論如封德彝之徒
皆以為非雜用秦漢之政不足以為天下能思先王之事
開太宗者魏文正公一人爾其所施設雖未能盡當先王
之意抑其大略可謂合矣故能以數年之間而天下幾致
刑措中國安甯蠻夷順服自三王以來未有如此盛時也
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猶今之世也魏文正公之言固當
時所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然其效如此賈誼曰今或言德
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漢以觀之然則唐太宗之
事亦足以觀矣臣幸以職事歸報陛下不自知駑下無以
稱職而敢及國家之大體者以臣蒙陛下任使而當歸報
竊謂在位之人才不足而無所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

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盡其才此亦
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聞者也釋此不言而毛
舉利害之一二以汚陛下之聰明而終無補於世則非臣
所以事陛下惓惓之意也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天下
幸甚

茅坤曰此書萬解言而其其率徑也

8 王介甫本朝百年無事劄子。

臣前蒙陛下問及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事之故臣
以淺陋誤承聖問迫於日晷不敢久畱語不及悉遂辭而
退竊惟念聖問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無一言之獻非近
臣所以事君之義故敢冒昧而粗有所陳伏惟太祖躬上
智獨見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偽指揮付託必盡其材變
置設施必當其務故能駕馭將帥訓齊士卒外以扞夷狄
內以平中國於是除苛賦止虐刑廢強橫之藩鎮誅貪殘

之官吏躬以簡儉爲天下先其於出政發令之間一以安
利元元爲事太宗承之以聰武真宗守之以謙仁以至仁
宗英宗無有逸德此所以享國百年而天下無事也仁宗
在位歷年最久臣於時實備從官施爲本末臣所親見嘗
試爲陛下陳其一二而陛下詳擇其可亦足以申鑒於方
今伏惟仁宗之爲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出于自
然而忠恕誠懇終始如一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
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甯屈已棄財於夷狄而
終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賞重而信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
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因任衆人耳目拔舉疎遠而隨之
以相坐之法蓋監司之吏以至州縣無敢暴虐殘酷擅有
調發以傷百姓自夏人順服蠻夷遂無大變邊人父子夫
婦得免於兵死而中國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嘗

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
擾甯屈已棄財於夷狄而不忍加兵之效也大臣貴戚左
右近習莫敢強橫犯法其自重慎或甚於閭巷之人此刑
平而公之效也募天下驍雄橫猾以爲兵幾至百萬非有
良將以御之而謀變者輒敗聚天下財物雖有文籍委之
府史非有能吏以鈎考而斷盜者輒發凶年饑歲流者填
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輒得此賞重而信之效也大臣貴
戚左右近習莫能大擅威福廣私貨賂一有姦慝隨輒上
聞貪邪橫猾雖間或見用未嘗得久此納用諫官御史公
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之效也自縣令京官以至監
司臺閣升擢之任雖不皆得人然一時之所謂才士亦罕
蔽塞而不見收舉者此因任衆人之耳目拔舉疎遠而隨
之以相坐之法之效也升遐之日天下號慟如喪考妣此

以下後切
儲欣曰一朝一祖四宗
之治儘意排駁開
人主菲薄先世之心
以自售其狂愚條
刺之學聖人惡利
口之愛邦家職
是故也而其文特
工

寬仁恭儉出於自然忠恕誠懇終始如一之效也然本朝
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羣臣之議人君朝夕與處
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
大有爲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
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
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然小人亦得廁其間正論非不
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
學校養民之法以科名資歷敘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
之方監司無檢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
於考績而遊談之衆因得以亂真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官
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
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壞於繇役而未嘗特見救恤
又不爲之設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雜於疲老而未嘗

申敕訓練又不爲之擇將而久其疆場之權宿衛則聚卒
伍無賴之人而未有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俗宗室則無
教訓選舉之實而未有以合先王親疏隆殺之宜其於理
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强賴非
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
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蓋累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寬仁
恭儉忠恕誠懇此其所以獲天助也伏惟陛下躬上聖之
質承無窮之緒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終
則大有爲之時正在今日臣不敢輒廢將明之義而苟逃
諱忌之誅伏惟陛下幸赦而畱神則天下之福也取進止
王介甫進戒疏。

臣某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竊以爲陛下既終亮陰
考之於經則羣臣進戒之時而臣待罪近司職當先事有

聽其言雖伊傅不過
使人言何以辨賢奸

言者也竊聞孔子論爲邦先放鄭聲而後曰遠佞人仲虺
稱湯之德先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而後曰用人惟己蓋以
謂不淫耳目於聲色玩好之物然後能精於用志能精於
用志然後能明於見理能明於見理然後能知人能知人
然後佞人可得而遠忠臣良士與有道之君子類進於時
有以自竭則法度之行風俗之成甚易也若夫人主雖有
過人之材而不能早自戒於耳目之欲至於過差以亂其
心之所思則用志不精用志不精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
則邪說詖行必窺間乘殆而作則其至于危亂也豈難哉
伏惟陛下卽位以來未有聲色玩好之過聞於外然孔子
聖人之盛尙自以爲七十而後敢縱心所欲也今陛下以
鼎盛之春秋而享天下之大奉所以惑移耳目者爲不少
矣則臣之所豫慮而陛下之所深戒宜在於此天之生聖
人之材甚吝而人之值聖人之時甚難天旣以聖人之材
付陛下則人亦將望聖人之澤於此時伏惟陛下自愛以
成德而自強以赴功使後世不失聖人之名而天下皆蒙
陛下之澤則豈非可願之事哉臣愚不勝惓惓惟陛下恕
其狂妄而幸賜省察

合河肅氏
耐粹家韻

奏議類下編一

古文辭類纂二十一

董仲舒賢良策對一。

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甯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關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諸侯公選賢良脩潔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褒然爲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常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鍾鼓箎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虐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大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日月滅至後上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諄繆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烏虜

真德秀曰西漢儒者惟
仲舒其學純乎孔孟
其告君亦必以堯舜蓋
七篇之後一人而已

茅坤曰昔對在仰承天
心之與教化以善治

凡所爲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
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
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
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飭而膏露降百穀登惠潤
四海澤臻少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祐享鬼神之靈惠
澤洋溢施虐方外延及羣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
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目論朕科別其
條勿猥勿并取之於術慎其所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
極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與于朕躬毋悼後害予大夫其盡
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
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曰觀天
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

災害曰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曰警懼之尙不知變
而傷敗迺至曰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
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
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
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

要故從非天降命不可反意說起以勉強行道對夙興夜
寐非無補以警動之下乃從行道引入作樂科條不并而
貫通詩曰夙夜匪解書云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道者

子孫長久安甯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
樂之時迺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曰深入教化於民教
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
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
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

而筦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爲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曰孔子在魯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曰政曰曰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至也孔子曰人能宏道非道宏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諄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繫德之

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日爭壤土廢德教而在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下不和則陰陽繆繇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天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也也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爲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緩之斯俛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曰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

此段專對何修何天道之飭至篇末皆一意

臨菴朱子曰仲舒識曰本
原如云正心可以正朝廷如說
仁義禮樂皆其具皆如若
陸宣公上論事切指密

第卅二年原處亦以仲舒

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
居大夏而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
用之處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
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
不能獨成歲終陽日成歲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日
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日治世猶陰之不
可任日成歲也為政而在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官為
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適任刑
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
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
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
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
心日正朝廷正朝廷日正百官正百官日正萬民正萬民

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如其
閒者策問內不正不直一層董子所不對而寓意是日陰
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少木茂天地
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
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
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至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
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
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
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日教化不
立而萬民不正也上段言人君正心以正朝廷德也下段
皆言教也所當修飾二者而已而以福
祥可致間其中不截然分兩段固是古人文夫萬民之從
字變化多有如此而德教相因亦非兩事也利也如水之走下不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
立而姦邪皆正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

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曰教化爲大務立大學曰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曰仁摩民曰誼節民曰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埽除其迹而悉去之復脩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尙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亡道曰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顛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曰俛未嘗有曰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

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曰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迺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迺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曰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爲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飭也五者脩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羣生也

董仲舒賢良策對二

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郎之上垂拱無爲而天下太

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
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
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于庭而頌
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琢又云非文亡
呂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呂督姦傷肌膚呂懲惡成
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
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哉烏虜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
永思所呂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藉田
呂爲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
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
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故
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
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而不同考之于今而難行毋迺牽

於交繫而不得騁歟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
于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略切磋商究之呂稱朕意

仲舒對曰臣聞堯受命呂天下爲憂而未呂位爲樂也故
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呂得舜禹稷禹咎繇衆聖輔德賢

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
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
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迺遜于位呂禪虞舜堯崩天下不
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迺即天子之位呂禹爲
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呂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
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
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
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
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呂闔天大顛

茅坤曰次對在興太學
占擇守令及求賢之大

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卽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尙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曰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立黃之飾所曰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曰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琢資質潤美不待刻琢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曰養其德刑罰曰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

平殘賊周公作禮樂曰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誦嘲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曰貪狼爲俗非有文德曰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曰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趨利無恥又好用憊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曰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曰政參之曰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於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

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
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
耕藉田呂爲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呂
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此
亦應前篇設誠於內德也厲士求賢長吏教也從賢長吏
內又推出選郎吏之法及官不計日月兩層亦如介甫上
仁宗皇帝書綱中有目目中有一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
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於太學太學
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冒一郡一國之衆對
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
呂養天下之士數考問呂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
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
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
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

下之意是呂陰陽錯繆氣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
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

石子弟選郎吏又呂富訾未必賢也按郎中比三百石蓋

石蓋出爲守其選此者以吏二千石子弟及富訾二途漢
初制蓋如此若袁盎以兄噲任爲郎中是吏二千石子弟
也張釋之司馬相如皆以貴爲郎惟馮唐以孝著爲郎中
署長意其比甚少故董子云未必賢也自元光九年舉孝
廉元朔五年子博士弟子嗣後郎選乃出此二途班固所
云總禮官之甲科羣百郡之廉孝其原自董子發之此固
郎選之盛矣然漢初所云以貴爲郎者賞莫十以上得就
選耳去取猶決於上有所市籍者猶不得官及武帝元鼎以
後株送徒入財得補郎則市會以財賂自操仕且古所謂
進之權矣是郎選之盛衰皆當武帝之世也故小材雖繁
功者曰任官稱職爲差非所謂積日累久也

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呂有司竭力
盡知務治其業而呂赴功今則不然累日呂取貴積久呂
致官是呂廉恥質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真臣愚呂爲使
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呂

給宿衛且曰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曰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爾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

董仲舒賢良策對三。

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虚心曰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曰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虛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

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虘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前兩策問徧問諸賢良此策蓋獨問董子故策首謝

此意仲舒復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虘今陛下幸加惠畱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曰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毋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曰和之經陰陽寒暑

曰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曰厚之設誼立禮曰導之春者天之所曰生也仁者君之所曰愛也夏者天之所曰長也德者君之所曰養也霜者天

茅坤曰第三對董子
並按問而條畫之其
所提掇處在揆國
之文以用夏之忠多
占民爭財利而一道
術

之所曰殺也刑者君之所曰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曰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迺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脩教訓之官務曰惠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脩亡曰化民民曰故棄行誼而死財吏是曰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曰萬千數曰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曰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曰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曰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

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曰相接驩然有恩曰相愛此人

之所曰貴也生五穀曰食之桑麻曰衣之六畜曰養之服牛乘馬園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曰爲君子此之謂也

且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虚心曰改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曰晦致明曰微致顯是曰堯發於諸侯舜興於深

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曰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曰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

真性者曰此小學。費
天人之際者不能言

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虛情性察虛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已得合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己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寢微寢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旺而不行舉其偏者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日挾溢扶衰所遭之變然

也故孔子曰亡為而治者其舜虛改正朔易服色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挾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日禹繼舜舜繼堯二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憲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上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塵能勿失

耳若迺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

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此

未陳不奪民利罷絀百家二事非策所及而自發之夫古

亦因策有悉之究之語也天人古今故首尾一綫夫古

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

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

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皇來集麒麟

來游呂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鑿而陵夷

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

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子予之齒者

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

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

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

之所自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

乘富貴之資力已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眾

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

亡已呂迫斃民民日削月朘浸呂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

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

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自蕃而姦邪不可勝者

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

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呂

為制大夫之所當循呂為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

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日吾已食

祿又奪園夫紅女利虐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

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

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

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呂上亡呂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臣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揚子法言反覆如
子言不出此每句

合河肅氏
尉輝家望

奏議類下編二

古文辭類纂二十二

蘇子瞻對制科策

嘉祐六年 蘇子瞻對制科策 宋時制科有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有博學鴻詞科

子瞻此對乃仁宗嘉祐五年問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也子由為兄墓誌云歐陽公以直言舉之而宋史本傳乃云以才識兼茂舉之蓋史誤也

宋制對御試策一道
限三十字以上見徐
度印婦飾此策凡
五千五百餘言
公材策入三等宋世制
策以來惟吳育占之乃
列三等是年王介蘇
輟皆四等

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
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察緩急之勢
異也方其無事也雖齊桓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
以握手丁甯之間將死深悲之言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三
豎及其有事且急也雖唐代宗之庸程元鎮之用事柳伉
之賤且疎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夫言
之於無事之世者足以有所改為而常患於不信言之於
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於不及改為此忠臣志士
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之所以不悟

也。今陛下處積安之時，乘不拔之勢，拱手垂裳而天下嚮風，動容變色而海內震恐。雖有一事之失常，一物之不獲，固未足以憂陛下也。所爲親策賢良之士者，以應故事而已。豈以臣言爲真，足以有感於陛下耶？雖然，君以名求之，臣以實應之。陛下爲是名也，臣敢不爲是實也。伏惟制策有念祖宗先帝大業之重，而自處於寡昧，以爲志勤道遠，治不加進。臣竊以爲陛下卽位以來，歲歷三紀，更於事變，審於情僞，不爲不熟矣。而治不加進，雖臣亦疑之。然以爲志勤道遠，則雖臣至愚，亦未敢以明詔爲然也。夫志有不勤，而道無遠，陛下苟知勤矣，則天下之事粲然無不畢舉。又安以訪臣爲哉？今也猶以道遠爲歎，則是陛下未知勤也。臣請言勤之說。夫天以日運，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動，故無疾。器以日用，故不

蠹。天下者大器也，久置而不用，則委靡廢放，日趨於弊而已矣。陛下深居法宮之中，其憂勤而不息，邪臣不得而知也。其宴安而無爲，邪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遠之歎，由陛下之不勤者，誠見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輕賦稅，則財不足，欲威四夷，則兵不彊，欲興利除害，則無其人，欲敦世厲俗，則無其具。大臣不過遵用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上下相安，以苟歲月。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又竊聞之，自頃歲以來，大臣奏事，陛下無所詰問，直可之而已。臣始聞而大懼，以爲不信。及退而觀其效，見則臣亦不敢謂不信也。何則？人君之言與士庶不同，言脫於口而四方傳之，捷於風雨。故太祖太宗之世，天下皆誦其言語，以爲聳動之具。今陛下之所震怒而賜譴者，何人也？合於聖意，誘而進之者，何人也？所與朝夕論議，深言者，何人也？

越次躡等召而問訊之者何人也。四者臣皆未之聞焉。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願陛下條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可用之人有幾某事未治某人未用雞鳴而起曰吾今日爲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爲某事其果濟矣乎所用某人其人果才矣乎如是孜孜焉不違於心屏去聲色放遠善柔親近賢達遠覽古今凡此者勤之實也而道何遠乎。伏惟制策有夙興夜寐于今三紀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尙多和氣或蓋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撤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宥而未練官宥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胥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爲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爲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敘法寬濫吏不知懼纍繫者衆愁歎者多凡此陛下之所憂

數十條者臣皆能爲陛下歷數而備言之然而未敢爲陛下道也。何者陛下誠得御臣之術而固執之則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皆可以捐之大臣而已不與今陛下區區以嚮之數十條爲己憂者則是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天下所謂賢者陛下旣得而用之矣方其未用也常若有餘而其旣用也則不足是豈其才之有變乎古之用人者日晷提策之武王用太公其相與問答百餘萬言今之六韜是也。桓公用管仲其相與問答亦百餘萬言今之管子是也。古之人君其所以反覆窮究其臣者若此。今陛下默默而聽其所爲則夫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無時而舉矣。古之忠臣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辦是矣乎度能辦是也則又曰吾君能忘己而任我乎能無以小人間我也然後受之旣已受之矣己而任我也能無以小人間我也然後受之旣已受之矣

則以身任天下之責而不辭享天下之利而不愧今也內不度己外不度君而輕受之受之而衆不與也則引身而求去陛下又爲美辭而遣之加之重祿而慰之夫引身而求退者非果廉節而有讓也是邀君以自固也是自明其非我之欲留以逃謗也是不能辦其事而以其患遺後人也陛下柰何聽之臣故曰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若夫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者此實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德之之形教之必有以顯其教之之狀德之之形莫著於輕賦教之之狀莫顯於去殺此二者今皆未能焉故曰實不至也夫以選舉之重而不取亦行官吏之衆而不行考課農末之相傾而平糶之法不立貧富之相役而占田之數無限天下之闕政則莫大乎此而和氣安得不蠶乎田野闕者民之所以富足之道也其所以無聊則吏政之過也

也然臣聞天下之民常偏聚而不均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由此觀之則田野亦未可謂盡闢也夫以吳蜀荆襄之相形而饑寒之民終不能去狹而就寬者世以爲懷土而重遷非也行若無以相羣則不能行居者無以相友則不能居若輩徒饑寒之民則無有不聽矣邊境已安而兵不得撤者有安之名而無安之實也臣欲小言之則自以爲愧大言之則世俗以爲笑臣請略言之古之制北狄者未始不通西域今之所以不能通者是夏人爲之障也朝廷置靈武於度外幾百年矣議者以爲絕域異方曾不敢近而況於取之乎然臣以爲事勢有不可不取者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強未有艾也然靈武之所以不可取者非以數郡之能抗吾中國中國自困而不能舉也其所以自困

而不能舉者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塊然如
巨人之病髓非不枵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舉欲去是
疾也則莫若捐秦以委之使秦人斷然如戰國之世不待
中國之援而中國亦若未始有秦者有戰國之全利而無
戰國之患則夏人舉矣其便莫如稍徙緣邊之民不能戰
守者於空閑之地而以其地益募民爲屯田屯田之兵稍
益則向之戍卒可以稍減使數歲之後緣邊之民盡爲耕
戰之夫然後數出兵以苦之要以使之厭戰而不能支則
折而歸吾矣如此而北狄始有可制之漸中國始有息肩
之所不然將濟師之不暇而又何撤乎所謂利入已浚而
浮費彌廣者臣竊以爲外有不得已之二虜內有不得已而
不已之後宮後宮之費不下一敵國金玉錦繡之工日作
而不息朝成夕毀務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儲其精金良

帛而別異之以待倉卒之命其爲費豈可勝計哉今不務
去此等而欲廣求利之門臣知所得之不如所喪也軍冗
而未練者臣嘗論之曰此將不足恃之過也然以其不足
恃之故而擁之以多兵不蒐去其無用則多兵適所以爲
敗也官冗而未澄者臣嘗論之曰此審官吏部與職司無
法之過也夫審官吏部是古者考績黜陟之所也而特以
日月爲斷今縱未能復古可略分其郡縣不以遠近爲差
而以難易爲等第其人之所堪而別異之才者常爲其難
而不才者常爲其易及其當遷也難者常速而易者常久
然而爲此者固有待也內之審官吏部與外之職司常相
關通而爲職司者不惟舉有罪察有功而已必使盡第其
屬吏之所堪以詔審官吏部審官吏部常從內等其任使
之難易職司常從外第其人之優劣才者常用不才者常

閑則冗官可澄矣庠序興而禮樂未具者臣蓋以爲庠序者禮樂旣興之所用非所以興禮樂也今禮樂鄙野而未完則庠序不知所以爲教又何以興禮樂乎如此而求其可封責其皆讓將以息訟而措刑者是却行而求前也夫上之所嚮者下之所趨也而況從而賞之乎上之所背者下之所去也而況從而罰之乎今陛下責在位者不務教化而治民者多拘文法臣不知朝廷所以爲賞罰者何也無乃或以教化得罪而多以文法受賞歟夫禁防未至於繁多而民不知避者吏以爲市也敘法不爲寬濫而吏不知懼者不論其能否而論其久近也縲繫者衆愁歎者多凡以此也伏惟制策有仍歲以來災異數見乃六月壬子日食于朔淫雨過節燠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此豈非陛下厭聞諸儒牽合之論而欲聞其自然之說乎臣不敢復取洪範傳五行志以爲對直以意推之夫日食者是陽氣不能履險也何謂陽氣不能履險臣聞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爲一交交當朔則食交者是行道之險者也然而或食或不食則陽氣之有強弱也今有二人並行而犯霧露其疾者必其弱者其不疾者必其強者也道之險一也而陽氣之強弱異故夫日之食非食之日而後爲食其虧也久矣特遇險而見焉陛下勿以其未食也爲無災而其旣食而復也爲免咎臣以爲未也特出於險耳夫淫雨大水者是陽氣融液汗漫而不能收也諸儒或以爲陰盛臣請得以理折之夫陽動而外其於人也爲噓噓之氣溫然而爲溼陰動而內其於人也爲噓噓之氣冷然而爲燥以一人推天地天地可見故春夏者其一噓也秋冬者其一噓也夏

則川澤洋溢冬則水泉收縮此燥溼之效也是故陽氣汗漫融液而不能收則常爲淫雨大水猶人之噓而不能吸也今陛下以至仁柔天下兵驕而益厚其賜戎狄桀傲而益加其禮蕩然與天下爲咻响溫煖之政萬事墮壞而終無威刑以堅凝之亦如人之噓而不能噓此淫雨大水之所由作也天地告戒之意陰陽消復之理殆無以易此矣而制策又有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揅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此陛下畏天恐懼求端之過而流入於迂儒之說此皆愚臣之所學於師而不取者也夫五行之相沴本不至於六六沴者起於諸儒欲以六極分配五行於是始以皇極附益而爲六夫皇極者五事皆得不極者五事皆失非所以與五事並列而別爲一者也是故有眊而又有蒙有極而無福曰五福皆應此亦自知其疎也呂氏之時令則柳宗元之論備矣以爲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其可行者皆天事也其不可行者皆人事也若夫禘社伐鼓本非有益於救災特致其尊陽之意而已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由此言之則亦何必正陽之月而後伐鼓揅變如左氏之說乎盛夏報囚先儒固已論之以爲仲尼誅齊優之毋固君子之所無疑也伏惟制策有京師諸夏之表則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此在陛下身率之耳後宮有大練之飾則天下以羅紈爲羞大臣有脫粟之節則四方以膏粱爲汚雖無禁令又何憂乎伏惟制策有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政在擿姦或曰不可撓獄市此皆一偏之說不可以不察也夫見

其一偏而輒舉以爲說則天下之說不可以勝舉矣自通人而言之則曰治內所以爲京師也不撓獄市所以爲撓姦也如使不撓獄市而害其爲撓姦則夫曹參者是爲逋逃主也伏惟制策有推尋前世深觀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臣竊以爲不然孝文之所以爲得者是儒術略用也其所以得而未盡者是用儒之未純也而其所以爲失者則是用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賈誼之說然後待大臣有禮御諸侯有術而至於興禮樂係單于則曰未暇故曰儒術略用而未純也若夫用老之失則有之矣始以區區之仁壤一代之肉刑而易之以髡笞髡笞不足以懲其罪則又從而殺之用老之失豈不過甚矣哉且夫孝武亦不謂用儒之主也博延方士而多興妖祠大興宮室而甘心遠略此

豈儒者教之今夫有國者徒知徇其名而不考其實見孝文之富殖而以爲老子之功見孝武之虛耗而以爲儒者之罪則過矣此唐明皇之所以溺於宴安撤去禁防而爲天寶之亂也伏惟制策有王政所由形于詩道周公豳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臣聞豳詩言后稷公劉所以致王業之艱難者也其後累世而至文王之時則王業旣已大成矣而其詩爲二南二南之詩猶列於國風而至于豳獨何怪乎昔季札觀周樂以爲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體者寬而不流也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者狹而不迫也由此觀之則大雅小雅之所以異者取其辭之廣狹非取其事之小大也伏惟制策有周以豕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

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臣以爲宰相雖不親細務至於錢穀兵師固當制其贏虛利害陳平所謂責之內史者特以宰相不當治其簿書多少之數耳昔唐之初以郎官領度支而職事以治及兵興之後始立使額參佐既衆簿書益繁百弊之源自此而始其後裴延齡皇甫鏞皆以剝下媚上至於希世用事以宰相兼之誠得防姦之要而韋賢之議特以其權過重歟故李德裕以爲賤臣不當議令臣常以爲有宰相之風矣伏惟制策有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園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此六者亦方今之所當論也昔召穆公曰民患輕則多作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以行之亦不廢重輕可改而重不可廢不幸而過甯失於重此制錢之本意也命者人君之所擅出於

口而無窮秩者民力之所供取於府而有限以無窮養有限此虛實之相養也水旱蓄積之備則莫若復隋唐之義倉邊陲守禦之方則莫若依秦漢之更卒周官有太府天府泉府王府內府外府職內職金職幣是謂九府太公之所行以致富古者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爲國均則市不二價四民常均是謂五均獻王之所致以爲法皆所以均民而富國也凡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略如此而於其末復策之曰富人強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此臣有以知陛下之聖意以爲向之所以策臣者各指其事恐臣不得盡其辭是以復舉其大體而槩問焉又恐其不能切至也故又詔之曰悉意以陳而無悼後害臣是以敢復進其猖狂之說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

可畏欲進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進欲退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進一人則人相與誹曰是進於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則又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惡也臣非敢以此爲舉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則必有由矣今無知之人相與謗於道曰聖人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盡被其澤者便嬖小人附於左右而女謁盛於內也爲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爲信者何也徒見諫官御史之言矻矻乎難入以爲必有間之者也徒見蜀之美錦越之奇器不由方貢而入於官也如此而向之所謂急政要務者陛下何暇行之臣不勝憤懣謹復列之於未惟陛下寬其萬死幸甚幸甚

蘇子瞻策略一 自斷。

臣聞天下治亂皆有常勢是以天下雖亂而聖人以爲無

8

難者其應之有術也水旱盜賊人民流離是安之而已也亂臣割據四分五裂是伐之而已也權臣專制擅作威福是誅之而已也四夷交侵邊鄙不甯是攘之而已也凡此數者其於害民蠹國爲不少矣然其所以爲害者有狀是故其所以救之者有方也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而待亂也國家無大兵革幾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此其存未測者也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盜賊人民流離之禍而咨嗟怨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亂臣割據四分五裂之憂而休養生息常若不足于用非有權臣專制擅作威福之弊而上下不交民臣不親非有四夷交侵邊鄙不甯之災而中國皇皇常有外憂此臣所以大惑也今夫醫之治病察脈觀色聽其聲音而知病之所由起

日此寒也。此熱也。或曰：此寒熱之相搏也。及其他無不可爲者。今且有人恍然而不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則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測者矣。其言語飲食起居動作固無以異于常人，此庸醫之所以爲無足憂而扁鵲倉公之所以望而驚也。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則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鹵莽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掇拾三代之遺文，補葺漢唐之故事，以爲區區之論，可以濟世不已，疎乎方今之世。苟不能滌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見其可也。臣嘗觀西漢之衰，其君皆非有暴橫淫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廢，溺于宴安，畏期月之勞而忘千載之患，是以日趨于亡而不自知也。夫君者天也，仲尼贊易稱天之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由此觀之，天之所以剛健而不屈者，以其動而不息也。惟其動而不息，是以萬物雜然各得

其職而不亂，其光爲日月，其文爲星辰，其威爲雷霆，其澤爲雨露，皆生于動者也。使天而不知動，則其塊然者將腐壞而不能自持，況能以御萬物哉？苟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剛明之盛，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則智者願效其謀，勇者樂致其死，縱橫顛倒無所施而不可。苟人主不先自斷于中，羣臣雖有伊呂稷契無如之何，故臣特以人主自斷而欲有所立爲先，而後論所以爲立之要云。

蘇子瞻策略四 破庸人之論

東坡策論其筆勢多取於莊子外篇

天子與執政之大臣既已相得而無疑，可以盡其所懷，直己而行道，則夫當今之所宜先者，莫如破庸人之論。以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夫治天下譬如治水，方其奔衝潰決，騰涌漂蕩而不可禁止也，雖欲盡人力之所至以

求殺其尺寸之勢而不可得及其既衰且退也駸駸乎若
不足以終日故夫善治水者不唯有難殺之憂而又有易
衰之患導之有方決之有漸疏其故而納其新使不至于
壅闕腐敗而無用嗟夫人知江河之有水患也而以爲沼
沚之可以無憂是烏知舟楫灌溉之利哉夫天下之未平
英雄豪傑之士務以其所長角奪而爭利唯恐天下一日
無事也是以人人各盡其材雖不肖者亦自淬礪而不至
于怠廢故其勇者相吞智者相賊使天下不安其生爲天
下者知夫大亂之本起于智勇之士爭利而無厭是故天
下旣平則削去其具抑遠天下剛健好名之士而獎用柔
懦謹畏之人不過數十年天下靡然無復往時之喜事也
于是能者不自激發而無以見其能不能者益以廢弛而
無用當是之時人君欲有所爲而左右前後皆無足使者

王志堅曰久安于逸樂
則以徬起之此治天下
緊要著哉起之亦未
易長公知天下有徬
中庸而不知天下有徬
狂狷也

是以綱紀日壞而不自知此其爲患豈特英雄豪傑之士
趨起而已哉聖人則不然當其久安于逸樂也則以術起
之使天下之心慙慙然常喜于爲善是故能安而不衰且
夫人君之所恃以爲天下者天下皆爲而已不爲夫使天
下皆爲而已不爲者開其利害之端而辨其榮辱之等使
如使天下皆欲不爲而得則天子誰與共天下哉今者平
治之日久矣天下之患正在此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
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今夫庸人之論有二其上之
人務爲寬深不測之量而下之士好言中庸之道此二者
皆庸人相與議論舉先賢之言而獵取其近似者以自解
說其無能爲而已矣夫寬深不測之量大人所以臨大事
而不亂有以鎮世俗之躁蓋非以隔絕天下之情養尊而

自安也譽之則勸非之則沮聞善則喜見惡則怒此三代
聖人之所共也而後之君子必曰譽之不勸非之不沮聞
善不喜見惡不怒斯以爲不測之量不已過乎夫有勸有
沮有喜有怒然後有間而可入有間而可入然後智者得
爲之謀才者得爲之用後之君子務爲無間夫天下誰能
入之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故亦曰皇極
夫極盡也後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爲衆人之所能爲斯
以爲中庸矣此孔子孟子之謂鄉原也一鄉皆稱原人焉
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污世曰古之人何爲
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謂其近于中庸
而非故曰德之賊也孔子孟子惡鄉原之賊夫德也欲得
狂者而見之狂者又不可得見欲得獯者而見之曰狂者
進取獯者有所不爲也今日之患惟不取于狂者獯者皆

極云於戴禮獨舉
中庸爲授受之書
其見與程朱同

取于鄉原是以若此靡靡不立也孔子子思之所從受中
庸者也孟子子思之所授以中庸者也然皆欲得狂者獯
者而與之然則淬勵天下而作其怠惰莫如狂者獯者之
賢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
蘇子瞻策略五 結天下之心

按此篇立論極善而文不免於冗長此東坡少年體有
未成處

臣聞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運之
乎茫茫之中安而爲太山危而爲累卵其間不容豪釐是
故古之聖人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
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其有不可忍叛之心何則其所居
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
以至于民轉相屬也以有其富貴苟不得其心而欲羈之

極云觀明懷宗皇帝
子之言可為太息哉
為人王者非此時
不悟未可如何也

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恃之勢者其平居無事猶有以
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尙安得而用之
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故其君臣之權去已久矣適
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
士甚賤奔走萬里無敢後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
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斂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羣臣相率
爲苟安之計賢者旣無所施其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
肖舉天下之事聽其自爲而已及乎事出于非常變起于
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欲分國以與人而且不及矣
秦二世唐德宗蓋用此術以至於顛沛而不悟豈不悲哉
天下者器也天子者存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諸篋笥
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
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爲

而成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
畏何者懼其一旦至于扞格而難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日
夜淬厲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爲之朝聘會同宴享以交諸
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飲酒蜡臘以遂萬民之情有
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于外朝以盡其詞猶以爲未也
而五載一巡狩朝諸侯于方岳之下親見其耆老賢士大
夫以周知天下之風俗凡此者非以爲苟勞而已將以馴
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至于扞格而難操也及至後世壞
先王之法安于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爲
深嚴使天下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其腐儒老生又出
而爲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後世且以
爲譏使其君臣相視而不相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
之心旣已去而俛俛焉抱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

其嘗試其字極本
作有

後臣嘗觀西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事變之興亦已繁矣而高祖以項氏創殘之餘與信布之徒爭馳于中原此六七公者皆以絕人之姿據有土地甲兵之衆其勢足以爲亂然天下終以不搖卒定於漢傳十數世矣而至于元成哀平四夷嚮風兵革不試而王莽一豎子乃能舉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鐵而天下屏息莫敢或爭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于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有握手之歡凡在朝廷者皆其嘗試擠掇以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視天下如一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患及其子孫生于深宮之中而狃于富貴之勢尊卑闊絕而上下之情疎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爲近憂而常爲遠患及其一旦固已不可救矣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實效不愛高位重祿以致

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昔我太祖太宗既有天下法令簡約不爲崖岸當時大臣將相皆得從容終日歡如平生下士庶人亦得以自效故天下稱其言至今非有文采緣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者此英主之奇術御天下之大權也方今治平之日久矣臣愚以爲宜日新盛德以激昂天下久安怠惰之氣故陳其五事以備採擇其一曰將相之臣天子所恃以爲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且以熟觀其爲人其二曰太守刺史天子所寄以遠方之民者其罷歸皆當問其所以爲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揣知其才之所堪其三曰左右扈從侍讀侍講之人本以論說古今興衰之大要非以應故事備數而已經籍之外苟有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吏民上書苟小有可觀宜皆召問優慰以養其敢

言之氣其五曰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雖其至賤無以自通于朝廷然人主之為豈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之使不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吏亦務自激發為善不以位卑祿薄無由自通于上而不修飭使天下習知天子樂善親賢恤民之心孜孜不倦如此翕然皆有所感發知愛于君而不可與為不善亦將賢人衆多而奸吏衰少刑法之外有以大慰天下之心焉耳

蘇子瞻決壅蔽

課百官之三。

8

所貴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訴而無冤不謁而得其所欲此堯舜之盛也其次不能無訴訴而必見察不能無謁謁而必見省使遠方之賤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識官府之難而後天下治今夫一人之身存一心兩手而已疾痛癢動于百體之中雖其甚

微不足以為患而手隨至夫手之至豈其一而聽之心哉心之所以素愛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聽於心者熟是故不待使令而卒然以自至聖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衆四海之廣使其關節脈理相通為一叩之而必聞觸之而必應夫是以天下可使為一身天子之貴士民之賤可使相愛憂患可使同緩急可使救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訴其冤如訴之於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詳悉而付之於胥吏故凡賄賂先至者朝請而夕得徒手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于故常之事人之所當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為畱滯以待請屬舉天下一豪之事非金錢無以行之昔者漢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虛無據之法而繩天下故小人以無法為姦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舉

天下惟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爲瑕所欲與者雖有所乖戾而可借法以爲解故小人以法爲姦今夫天下所爲多事者豈事之誠多耶吏欲有所鬻而未得則新故相仍紛然而不決此王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昔桓公之霸百官承職不待教令而辨四方之賓至不求有司王猛之治秦事至纖悉莫不盡舉而人不以爲煩蓋史之所記麻思還冀州請于猛猛曰速裝行矣至暮而符下及出關郡縣皆已被符其令行禁止而無留事者至于纖悉莫不皆然符堅以兵彊國富垂及升平者猛之所爲固宜其然也今天下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顧私而府史之屬招權鬻法長吏心知而不問以爲當然此其弊有二而已事繁而官不勤故權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厲精省事莫如任人厲精莫如自上率之今之所謂至

繁天下之事關於其中訴者之多而謁者之衆莫如中書與三司天下之事分于百官而中書聽其治要郡縣錢幣制於轉運使而三司受其會計此宜若不至于繁多然中書不待奏課以定其黜陟而關與其事則是不任有司也三司之吏推析贏虛至于豪毛以繩郡縣則是不任轉運使也故曰省事莫如任人古之聖王愛日以求治辨色而視朝苟少安焉而至於日出則終日爲之不給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廢一事一月則可知也一歲則事之積者不可勝數矣欲事之無繁則必勞于始而逸于終晨興而晏罷天子未退則宰相不敢歸安于私第宰相日昃而不退則百官莫不震悚盡力于王事而不敢宴遊如此則纖悉隱微莫不舉矣天子求治之勤過於先王而議者不稱王季之宴朝而稱舜之無爲不論文王之日昃而論始皇之量

書此何以率天下之怠耶臣故曰厲精莫如自上率之則
壅蔽決矣

蘇子瞻無沮善

課百官之六。

昔者先王之爲天下必使天下欣欣然常有無窮之心力
行不倦而無自棄之意夫惟自棄之人則其爲惡也甚毒
而不可解是以聖人畏之設爲高位重祿以待能者使天
下皆得踴躍自奮扳援而來惟其才之不逮力之不足是
以終不能至于其間而非聖人塞其門絕其塗也夫然故
一介之賤吏閭閻之匹夫莫不奔走于善至于老死而不
知休息此聖人以術驅之也天下苟有甚惡而不可忍也
聖人既已絕之則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此非獨不仁也以
爲既已絕之彼將一旦肆其忿毒以殘害吾民是故絕之
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既已絕之又復用之則是驅之于不

善而又假之以其具也無所望而爲善無所愛惜而不爲
惡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以無所望之人而責其爲善以無
所愛惜之人而求其不爲惡又付之以人民則天下知其
不可也世之賢者何常之有或出于賈豎賤人甚者至于
盜賊往往而是而儒生貴族世之所望爲君子者或至放
肆不軌小民之所不若聖人知其然是故不逆定于其始
進之時而徐觀其所試之效使天下無必得之由亦無必
不可得之道天下知其不可以必得也然後勉強于功名
而不敢僥倖知其不至于必不可得也然後有以自慰其
心久而不懈嗟夫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之人日化而不
自知也此其爲術歟後之爲政者則不然與人以必得而
絕之以必不可得此其意以爲進賢而退不肖然天下之
弊莫甚於此今夫制策之及等進士之高第皆以一日之

間而決取終身之富貴此雖一時之文辭而未知其臨事之能否則其用之不已大遽乎天下有用人而絕之者三州縣之吏苟非有大過而不可復用則其他犯法皆可使竭力爲善以自贖而今世之法一陷於罪戾則終身不遷使之不自聊賴而疾視其民肆意妄行而無所顧惜此其初未必小人也。不幸而陷于其中途窮而無所入則遂以自棄府史賤吏爲國者知其不可闕也是故歲久則補以外官以其所從來之卑也而限其所至則其中雖有出羣之才終亦不得齒于士大夫之列夫人出身而仕者將以求貴也貴不可得而至矣則將惟富之求此其勢然也如是則雖至於鞭笞戮辱而不足以禁其貪故夫此二者苟不可以遂棄則宜有以少假之也入貲而仕者皆得補郡縣之吏彼知其終身不得遷亦將逞其一時之欲無所不

至夫此誠不可以遷也則是用之之過而已臣故曰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此三者之謂也

蘇子瞻省費用

厚貨財之一。

夫天下未嘗無財也昔周之興文王武王之國不過百里當其受命四方之君長交至於其廷軍旅四出以征伐不義之諸侯而未嘗患無財方此之時關市無征而山澤不禁取於民者不過什一而財有餘及其衰也內食千里之租外收千八百國之貢而不足於用由此觀之夫財豈有多少哉人君之於天下俯已而就人則易爲功仰人以援已則難爲力是故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之爲易也臣請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窮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于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旦稍稍蓄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

日以漸廣所入益衆而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爲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貧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爲惑未可以知其所終也蓋亦反其始而思之夫嚮者豈能寒而不衣饑而不食乎今天下汲汲乎以財之不足爲病者何以異此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之地至狹也然歲歲出師以誅討僭亂之國南取荆楚西平巴蜀而東下并潞其費用之衆又百倍于今可知也然天下之士未嘗思其始而喘喘焉患今世之不足則亦甚惑矣夫爲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計則可以九年無饑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蓄常閒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如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四譯盜賊不能

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爲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於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于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於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爲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關有征市有租鹽鐵有權酒有課茶有算則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譬之於人其少壯之時豐健勇武然後可以望其無疾以至於壽考今未五六十而衰老之候具見而無遺若八九十者將何以待其後耶然天下之人方且窮思竭慮以廣求利之門且人而不思則以爲費用不可復省使天下而無鹽鐵酒茗之稅將不爲國乎臣有

郊祀園丘國之常典而
宋代必加濫賞下至吏
士金帛賴肩至憚費
而不舉可謂因噎廢
食矣監司之設公亦
以為可裁屢見於詩
王志堅曰郊祀之費此
出五代沿習宋初不能
禁革身大臣領官觀
宋初有此制以逸老
優賢然負額甚少
東坡已以為濫迨熙
寧後荆公欲優異
議諸臣詔官觀與
限負而濫益甚焉
東坡亦受玉局之祿
不以為非也由今觀

之靡天下以養士大
夫不猶愈於靡天
下以養奸蠹乎

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費固有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
難而無益者矣臣不能盡知請舉其所聞而其餘可以類
求焉夫無益之費各重而實輕以不急之實而被之以莫
大之名是以疑而不敢去三歲而郊郊而赦赦而賞此縣
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數日而待賜此誠不可以卒去
至于大吏所謂股肱耳目與縣官同其憂樂者此豈亦不
得已而有所畏耶天子有七廟今又飾老佛之宮而為之
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以使領之歲給以巨萬計此何為
者也天下之吏為不少矣將患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則凡
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患莫不盡去今河水為患不使濱
河州郡之吏親視其災而責之以救災之術顧為都水監
夫四方之水患豈其一人坐籌於京師而盡其利害天下
有轉運使足矣今江淮之間又有發運祿賜之厚徒兵之

眾其為費豈勝計哉蓋嘗聞之里有畜馬者患牧人欺之
而盜其芻菽也又使一人焉為之廐長廐長立而馬益癯
今為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無益之費
不為不多矣臣以為凡若此者日求而去之自豪釐以往
莫不有益惟無輕其豪釐而積之則天下庶乎少息也

蘇子瞻蓄材用

訓軍旅之一。

夫今之所患兵弱而不振者豈士卒寡少而不足使歟器
械鈍敝而不足用歟抑為城郭不足守歟廩食不足給歟
此數者皆非也然所以弱而不振則是無材用也夫國之
有材譬如山澤之有猛獸江河之有蛟龍伏乎其中而威
乎其外悚然有所不可狎者至於蚍蜉之所蟠豚豚之所
伏雖千仞之山百尋之溪而人易之何則其見于外者不
可欺也天下之大不可謂無人朝廷之尊百官之富不可

謂無才然以區區數州之衆抗天子之威犯天子之怒而其氣未嘗少衰其詞未嘗少挫則是其心無所畏也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朝廷之上不能無憂而大臣恬然未有拒絕之議非不欲絕也未有待之則是朝廷無所恃也沿邊之民西顧而戰慄牧馬之士不敢彎弓而北嚮吏士未戰而先期於敗則是民輕其上而外之蠻方無所畏內之朝廷無所恃而民又自輕其上此猶足以爲有人乎天下未嘗無才患所以求才之道不至古之聖人以無益之名而致天下之實以可見之實而較天下之虛名二者相爲用而不可廢是故其始也天下莫不紛然奔走從事於其間而要之以其終不肖者無以欺其上此無他先名而後實也不先其名而惟實之求則來者寡來者寡則不可以有所擇以一旦之急而用不擇之人則是不先名

之過也天子之所嚮天下之所奔也今夫孫吳之書其讀之者未必能戰也多言之士喜論兵者未必能用也進之以武舉試之以騎射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然將以求天下之實則非此三者不可以致以爲未必然而棄之則是其必然者恐不可得而見也往者西師之興其先也惟不以虛名多致天下之才而擇之以待一旦之用故其兵興之際四顧惶惑而不知所措于是設武舉購方略收勇悍之士而開狂狷之言不愛高爵重賞以求彊兵之術當此之時天下囂然莫不自以爲知兵也來者日多而其言益以無據至于臨事終不可用執事之臣亦遂厭之而知其無益故兵休之日舉從而廢之今之論者以爲武舉方略之類適足以開僥倖之門而天下之實才終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過也夫既已用天下之虛名而不較之以實至

其弊也。又舉而廢其各，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兵術進。亦已過矣。天下之實才，不可以求之于言語，又不可以較之于武力。獨見之於戰耳。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之于治兵。子玉治兵於蔞，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蔞，賈觀之以爲剛而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取信於闔閭，使知其可用。故凡欲觀將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驕而難令，勇悍而不知戰，此真足以觀天下之才也。武舉方略之類，以來之新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彊也。故曰：先之以無益之虛名，而較之以可見之實才，庶乎可得而用也。

蘇子瞻練軍實

訓軍旅之二。

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兵出于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正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者，得以爲閒民，而役于官者莫不皆其壯子弟。故其無事而田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兵，行而餽糧則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聰明足以察旗鼓之節，強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衆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強。蓋春秋之時，諸侯相并，天下百戰，其經傳所見，謂之敗績者如城濮、鄢陵之役，皆不過犯其偏師而獵其遊卒，斂兵而退，未有僵尸百萬，流血于江河，如後世之戰者何也？民各推其家之壯者以爲兵，則其勢不可得而多殺也。及至後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復而爲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夫既已募民而爲兵，其妻子屋廬既已託於營伍之中，而其姓名既

已書于官府之籍行不得爲商居不得爲農而仰食於官
至于衰老而無歸則其道誠不可以棄去是故無用之卒
雖薄其資糧而皆廩之終身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于
衰老不過四十餘年之間勇銳強力之氣足以犯堅冒刃
者不過二十餘年今廩之終身則是一卒凡二十年無用
而食于官也自此而推之養兵十萬則是五萬人可去也
屯兵十年則是五年爲無益之費也民者天下之本而財
者民之所以生也有兵而不可使戰是謂棄財不可使戰
而驅之戰是謂棄民臣觀秦漢之後天下何其殘敗之多
耶其弊皆起于分民而爲兵兵不得休使老弱不堪之卒
拱手而就戮故有以百萬之衆而見屠于數千之兵者其
良將善用不過以爲餌委之啖賊嗟夫三代之衰民之無
罪而死者其不可勝數矣今天下募兵至多往者陝西之

役舉籍平民以爲兵加以明道寶元之間天下旱蝗以及
近歲青齊之饑與河朔之水災民急而爲兵者日以益衆
舉籍而按之近歲以來募兵之多無如今日者然皆老弱
不教不能當古之十五而衣食之費百倍于古此甚非所
以長久而不變者也凡民之爲兵者其類多非良民方其
少壯之時博奕飲酒不安于家而後能捐其身至其少衰
而氣沮蓋亦有悔而不可復者矣臣以謂五十已上願復
爲民者宜聽自今以往民之願爲兵者皆三十以下則收
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三十而爲兵十年而復歸其精力
思慮猶可以養生送死爲終身之計使其應募之日心知
其不出十年而爲十年之計則除其籍而不怨以無用之
兵終日坐食之費而爲重募則應者必衆如此縣官長無
老弱之兵而民之不任戰者不至于無罪而死彼皆知其

不過十年而復爲平民則自愛其身而重犯法不至于叫
呼無賴以自棄于凶人今夫天下之患在於民不知兵故
兵常驕悍於民常怯賊盜攻之而不能禦戎狄掠之而不
能抗今使民得更代而爲兵兵得復還而爲民則天下之
知兵者衆而盜賊戎狄將有所忌然猶有言者將以爲十
年而代故者已去而新者未教則緩急有所不濟夫所謂
將去者有當代者新故雜居而教之則緩急可以無憂矣
蘇子瞻倡勇敢 訓軍旅之三。

評云此文體勢辭氣俱似明允

臣聞戰以勇爲主以氣爲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
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
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

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
存人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
去若槌與楹至于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于反覆之間而
差於豪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
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蝎而却走聞鐘
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如此然閭閻之小
民爭鬪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于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
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
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慄然悔也此非必勇者
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
翻然勃然于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泄其翻然勃然之心
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
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

梅云詞氣陸贄類近
管子所言必然而理亦
如種之無不出於土無
不熟非文士之游談也

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衆矣弓矢相
及劍楯相交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于一
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各劫也三軍
之衆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
及其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
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勇者難得也捐其妻
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
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
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
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
其爲倡故凡緩急而官爲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
帝欲觀兵於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
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於是嚴刑

峻法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強不得已之人
馳驟於死亡之地是故其將降而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
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爲倡不已難乎私者天
下之所惡也然而爲己而私之財私不可用爲其賢于人
而私之財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
凡所以愧其心而責其爲倡也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
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
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略外視內
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盡力不
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
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于天子無同憂患之
臣而將軍無腹心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密
而進人益難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爲奉法循

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緩急將誰爲之倡哉

蘇子瞻教戰守 安萬民之五。

夫當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於今而將見於他日今不爲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際致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鐘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懼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及至後世用迂儒之議以去兵爲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頓弊而人民日以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于太平之樂參於游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鈍眊痿歷而

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祿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奔鳥竄乞爲囚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蓋嘗試論之天下之勢譬如一身王公貴人所以養其身者豈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于多疾至于農夫小民終歲勤苦而未嘗告病此其故何也夫風雨霜露寒暑之變此疾之所由生也農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窮冬暴露其筋骸之所衝犯肌膚之所浸漬輕霜露而狎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爲之毒今王公貴人處于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襲表雨則御蓋凡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小不如意則寒暑入之矣是故善養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勞步趨動作使其四體狃於寒暑之變然後可以剛健彊力涉險而不傷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驕惰脆弱如婦人孺子不出於閨門論戰鬪之事則縮頸而

小之可以悟養生大之可以治天下

股慄聞盜賊之名則掩耳而不願聽而士大夫亦未嘗言
兵以爲生事擾民漸不可長此不亦畏之太甚而養之太
過歟且夫天下固有意意外之患者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
以爲變故無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國家所以奉西北二
邊者歲以百萬計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
至于戰戰者必然之勢也不先於我則先於彼不出於西
則出於北所不可知也有遲速遠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
下苟不免於用兵而用之不以漸使民於安樂無事之中
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則其爲患必有所不測故曰天下之
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臣所謂大患也臣欲
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陳
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於郡府
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有賞罰而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
從事然議者必以爲無故而動民又撓以軍法則民將不
安而臣以爲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旦
將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怨然孰
與夫一旦之危哉今天下屯聚之兵驕豪而多怨陵壓百
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爲天下之知戰者惟我而
已如使平民皆習于兵彼知有所敵則固已破其姦謀而
折其驕氣利害之際豈不亦甚明歟

合河蕭氏
耐輝家譜



卷之四